蔡中郎集/卷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 ◄

蔡中郎集
卷三

► 卷四

《太尉楊公碑》

公諱秉，字叔節，弘農華陰人。其先蓋周武王之穆，晉唐叔之后也。末葉以支子，食邑于楊，因氏焉。周家既微，裔胄無緒。暨漢興，烈祖楊喜佐命征伐，封赤泉侯。嗣子業紱冕相承，公之丕考以忠蹇亮弼輔孝安，登司徒太尉，公承夙緒，世篤儒教。以歐陽《尚書》、《京氏易》誨授。四方學者自遠而至，蓋踰三千。初辟司空，舉高（弟）〔第〕，拜侍御史。遷豫州兗州刺史，任城相，徵入勸講，拜太中大夫，左中郎將〔尚書〕，出補右扶風，留拜光祿大夫，遭權嬖貴盛，六年守靜，外戚火燔。爾乃遷太僕大卿。公事絀位，浹辰之間，俾位河南，憤疾豪彊。見遘姦黨，用嬰胥靡，起家復拜太常。遂陟三司，沙汰虛穴，料　　貞實，抽援表達，與之同蘭芳，任鼎重，從駕南巡。為朝碩德，然知權過于寵，私富侔國，大臣苛察，望變復還，條表以聞，啟導上怒，其時所免州牧郡守五十餘人。饕戾是黜，英才是列，善否有章，京夏清肅，在位七載。年七十有四，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。朝廷惜焉，寵錫有加。公自奉嚴飭，動遵禮度，量材授任，當官而行，不為義絀，疾是苛政，益固其守。廚無宿肉，器不雕鏤。夙喪嬪儷，妾不嬖御，可謂立身無過之地，正直疾枉清儉該備者矣。昔仲尼嘗垂三戒而公克焉。故能匡朝盡直，獻可去姦。忠侔前後，聲塞宇宙，非黃中純白，窮達一致，其惡能立功立事，敷聞于下，昭升于上，若茲巍巍者乎？于是門人學徒，相與刊石樹碑，表勒鴻勳，讚懿德，傳億年。於戲，公惟岳靈。天挺德，翼至神。氣絪縕，仁哲生。應台階，作邦楨。帝欽亮，訪典刑。道不惑，迄有成。光遐邇，穆其清。

《司空臨晉侯楊公碑》

皇帝遣中謁者陳遂、侍御史馬助持節送柩。陳遵、桓典、蘭臺令史十人，將羽林騎，鉦車介士，前後鼓吹，以驃騎將軍官屬及司空法駕，與公卿尚書三臺以下，葬我文烈侯。三年九月甲申，小祥，會如初。四年九月戊申，大祥，公卿尚書三臺以下，會如小祥之禮，公之祖納忠于前朝，以罹艱禍。父隱約蟄瘁，治家師導，惟儉之尚。公生值歉褊，資賄屢空，手執勤役，遠涉道里以修經術，險阻艱難，曷所不嘗。特以其靜則真一審固，動則不違則度，含容覆載，無競伊人。謀無不忠，言無不信。自在弱冠布衣之中，固已流芳名，著茂實。公孫同倫莫能齊焉者矣。州郡禮招，莫之能屈，委百里位，避公車令。自侍御史侍中已往，道為帝師，德為世表，體尊名重。階級彌崇，而公處以恭遜，行以固慎，德大而心小，居高而志降。夫驕吝之釁，周公其猶病諸，而公脫然以為行首。不亦泰乎。及其所以匡輔本朝，忠言嘉謀，造膝危辭，當事而行，言從計納，亦不敢宣，密誠潛功，貽于帝躬，家無遺草，論者不見。嗟乎！誠為達事君之體，得人臣之上儀者已。

公素不貴歸非，不樂引美，故雖仿彿，猶不敢載，以順公之雅。初受封，自以功不副賞，前後固辭，章凡十上。憂慍悄悄，形于容色。雖不克從，情旨昭顯，晚節為廷尉。公曰：「昔在三后成功，惟殷于民，而皋陶不與焉。蓋吝之也。」及為特進，又曰：「惟漢重臣，中興以來，克稱斯位者，其惟高密元侯乎。吾何德以堪諸。」寢疾顧命無辭，要言約戒忠儉而已。孤彪銜恤永思，綴輯所履。以贊銘之。

銘曰：赫赫烈侯，卓爾超倫，於惟楊公，乃華降神，故能明哲，德亞聖人。受茲介福，位極人臣，包羅五典，本道根真，為國之師，誨尚經文。頻歷鄉校，五登鼎鉉，建名著忠。催越前賢，攘災興化，蟊蟹不臻。風雨以時，屢獲有年，三葉宰相，應祚于天，臨晉是侯。子子孫孫，億兆不窮。如山之堅，四時潔祠，以承奉尊，祀事孔明，奉亡如存，馥馥芬芬，以慰顯魂。

《漢太尉楊公碑》

公諱賜，字伯獻，弘農華陰人。姬姓之國有楊侯者，公其後也。其在漢室，赤泉（侯）（佐）〔佑〕高，丞相翼宣。咸以盛德，光于前朝。祖司徒，考太尉，繼迹宰司，咸有勛烈。公承家崇軌，受天醇素，欽承奉構。閑于伐柯，別風淮雨，不易其趣。文以典籍，尋道入奧，操清行朗，潛晦幽閑，不荅州郡之命。辟大將軍府，不得已而應之。

遷陳倉令，公乃因是行退居廬。公車特徵，以病辭。辟司空舉高（弟）〔第〕，拜侍中，越騎校尉。帝篤先業，將問故訓，公以群公之舉，進授《尚書》于禁中。遷少府光祿勳，敬揆百事，莫不時序，庶尹知恤。閶闔推清，列作司空，地平天成，陰陽不忒，公遂身避，託疾告退。又以光祿大夫受命司徒，敬敷五品。宣洽人倫，燮和化理，股肱耳目之任，靡不克明。及至太尉，四時順動，三光耀潤。群生豐遂，太和交薄，三作六卿，五蹈三階，受爵開國，應位特進，非盛德休功。假于天人，孰能該備寵榮，兼包令錫，如公之至者乎。公體資明哲，長于知見，凡所辟選，升諸帝朝者，莫非瓌才逸秀。并參儲佐，惟我下流。二三小臣，穢損清風，愧于前人。乃糺合同僚，各述所審，紀公勳績，刊石立銘，以慰永懷。

天降純嘏，篤生柔嘉，俾胤祖考，光輔國家，三業在服，帝載用和，粤暨我公。（尤）〔允〕執丕貞，在棟伊隆，于鼎斯寧，德被宇宙，華夏以清，受茲介福，履祚孔成，為邑河渭，袞冕紱珽，以佐天子，祗事三靈，丕顯伊德，萬邦作程，爰銘爰贊，式昭懿聲。

《文烈侯楊公碑》

公諱賜，字伯獻。兼通五典，周覽篇籍，以為《尚書》帝王之政要、有國之大本也。是以三葉相承，孳其精義，五代之微言，王政之紘綱。罔不尋其端源，究其條貫，懍乎其見聖人之情旨也。蓋以韜騰餘蹤，思高游夏，以初潛山澤，授誨童冠，後生賴以發祛蒙蔽、文其材素者，蓋不可勝數。乃由宰府，遂作帝臣。于時聖幼將入學，群公以溫故知新，德宜師保，乃以越騎校尉援侍華光之內。帝座己北面，以納大誨。其教人善誘，則恂恂焉罔不伸也。引情致喻，則閜閜焉罔不釋也。迄用有成，緝熙光明，惟帝念功，六在九卿三事，勛假皇天，澤充區域，疆土建封，申增戶邑，人臣之極位，兼而有之。然處豐益約，九命滋恭，可謂高朗令終，有始有卒者已。于是門生大將軍何進等，瞻仰洙泗，公喪之禮。糺合朋徒，稽諸典則，僉以為匡弼之功，政事之實，詔策之文，則史臣志其詳。若夫道術之美，授之方策，則是門人二三小子，所特貫綜，敢竭不才，譔錄所審言于碑。

乃申頌曰：巍巍聖猷，匪師不昭，小子困蒙，匪師不教，於皇文父，邈哉伊超。如玉之固，如嶽之喬，鑽之斯堅，仰之彌高，示我顯德，授我無隱，正席傳道，承帝之問，誨茲一人，萬邦作順。微微我徒，實賴遺訓，文武作式，元勛既奮，光啟爵土，垂統末胤，存榮亡哀，歿而不泯。

《司空文烈侯楊公碑》

曰：漢有國師司空文烈侯楊公，公惟司徒之孫，太尉公之胤子。皇祖考以懿德，胥及聿勤，式建丕休。勳啟《洪範》，公祗服弘業，克丕堂構，小乃不敢不慎，大亦不敢不戒，用罔有擇言失行，在于其躬，洎在辟舉，先志載言，罔不攸該，乃自宰臣以從王事立功，不有用辟，其祿逮作御史。允執國憲，納于侍中，在帝左右，爰董武事。王師孔閑，群公以舊德碩儒，道通術明，宜建師保，延入華光，侍宴露寢，敷典誥之精旨，達聖王之聰叡，帝以機密齋栗，常伯劇任。鮮克知臧，以釐其采。命公再作少府，俾率其屬，以熙庶績，天地作險。國家丕承，軍門祛禁，式遏寇虐，命公再作光祿，亦總其熊羆之士，不二心之臣，保乂帝家，巖巖大理。惟制民命，命公作廷尉，惟刑之恤，旁施（四方）惟明，折獄蔽罪，于憲之中。亦惟三禮六樂。國之元幹，命公作太常，明德惟馨，八音克諧，神人以和，永世豐年，溥天率土，而眾莫外。命公作司空，公惟戢之，翊明其政。時惟休哉，惟天陰騭下民，彝倫所由順序。命公作司徒而敬敷五教，以親百姓，父義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。時惟休哉。昭孝于辟雍，命公作三老，帝躬以祗敬，遵有虞于上庠，茫茫大運，垂光烈曜。命公作太尉，璇璣運周，七精循軌，時惟休哉。

帝欲宣力于四方，公則翼之。辟道或回，公則弼之。虔恭夙夜，不敢荒寧，用對揚天子，丕顯休命。天子大　　其勳，用授爵賜，封侯于臨晉，功成化洽，景命有傾。帝乃震慟，執書以泣，命于左中郎將郭儀作策，賜公驃騎將軍臨晉侯印綬，兼號特進，謚以文烈。寵命畢備，而後即世，肆其孤彪，敢儀古式，昭銘景烈。

銘曰：天鑒有漢，誕生元輔，世作三事，勛在王府，乃及伊公，克光前矩，悉心畢力，胤其祖武，化洽群心，澤漫綿宇，帝曰文烈。朕嘉君功，為邑河渭，建茲土封，申備九錫，以祚其庸，位此特進，于異群公。昔在申呂，匡佐周宣，嵩山作頌，《大雅》揚言。今我文烈，帝載用熙，參光日月，比功四時，身歿名存，永世慕思。

《琅邪王傅蔡君碑》

君諱朗，字仲明，蓋倉頡之精胤，姬稷之末胄也。昔叔度文王之昭，建侯于蔡，以國氏焉。迄于平襄，周祚微缺，王室遂卑，齊晉交爭，彊楚侵陵，昭侯徙于州來，公族分遷，氏家于圉，奕葉載德，常歷宮尹，以建于茲。君雅操明允，威厲不猛，履孝弟之

性，懷文藝之才。包洞典籍，刊摘沈祕，知機達要，通含神契。既討三五之術，又采《二南》之業。以《魯詩》教授，生徒雲集，莫不自遠竝至，栖遲不易其志。簞瓢曲肱，不改其樂。心棲清虛之域，行在玉石之間。是以德行儒林，智周當代，四岳稱名，帝曰予聞。元和元年，徵拜博士，舒演奧祕，贊理闕文，所立卓爾，度躡雲蹤。其選士也，抑頑錯枉，進聖擢偉，極遺逸于九皋，揚明德于側陋。拔茅以彙，幽滯用濟，加以清敏廣深，好是正直，規誨之策，日（諫于）〔陳王〕庭，忠讜著烈，令聞流行，聖朝以藩國貴胄。先帝遺體，或以繼絕襲位，正于阿保，未洽雅訓，驕盈僭差。或蹈憲理，非弘直碩儒，莫能匡弼，察君審行修德。進退可度，遷河閒中尉、琅邪（王）傅。乃從經術之方，示以棐諶之威，率禮莫違，其國用靖。雖安國之輔梁孝，仲舒之相江都，靡以加焉。勳績既盛，帝　　其功，將授上位，遷于紫宮，賦壽不永，遘此疾凶，年五十八。永興六年夏卒。嗚呼哀哉！凡百君子，咨痛罔極，殷裹傷悼，含涕流惻。如何昊天，喪我師則，爰勒斯銘，式昭其德。

銘曰：天敏明哲，於赫我君，含弘光大，玄覽孔真，潛樂教思，韞玉衡門，雲龍感應，養徒三千，珠藏外耀。鶴鳴聞天，若時徵庸，登祚王臣，綜彼前疑。定此典文，參佐七德，俾相（大藩）〔二蕃〕，身沒稱顯，永遺令勳，表行揚名，垂示後昆。

《劉鎮南碑》

君諱表，字景升，山陽高平人也。君膺期誕生，瑰瑋大度，黃中通理，博物多識，為郡功曹，千里稱平，上計吏辟大將軍府，遷北軍中候。在位十旬，以賢能特選拜刺史荊州。永漢元年十一月到官，清風先驅，莫不震肅，姦宄改節，不仁引頸，君乃布愷悌，流惠和，慕唐叔之野棠，思王尊之驅策，賦政造次，德化宣行，俄而漢室大亂，禍起蕭牆，賊臣專政，豪雄虎爭，縣邑閭里，姦宄煙發，州縣殘破，天下土崩，四海大壞，當是時也。雖孔、翟之聖賢，（育）〔烏〕、賁之勇勢，無所措其智力，君遇險而建略，遭難而發權，招命英俊，爰得驍雄，謀臣武將，合策明計，出次北境，遷屯漢陰，因滄浪以為隍，即春葉以為墉。南撫衡陽，東綏淄沂，西靖巫山，保乂四疆。選才任良，式序賢能，　　將命卒，棊布星陳。備要塞之處，戍八方之邊。勸穡務農，以田以漁，稊粟紅腐，年穀豐夥。江湖之中，無劫掠之寇。沅湘之閒，無攘竊之民。郡守令長，冠帶章服，府寺亭鄉，崇棟高門，皆如其舊。當世知名，輻輳而至，四方襁負，自遠若歸，窮山幽谷，于是為邦，百工集趣，機巧萬端，器械通變，利民無窮，鄰邦褒慕，交揚益州，盡遣驛使，冠蓋相望。下民有康哉之歌，群后有歸功之緒，莫匪嘉績，克厭帝心，即遷州牧。又遷安南將軍，領州如故。

于時諸州，或失土流播，或水潦沒害。人民死喪，百遺二三，而君保完萬里，至于滄海，聖朝欽亮。析圭授土，俾揚武威，遣御史中丞鍾繇即拜鎮南將軍，錫鼓吹大車，策命褒崇，謂之伯父。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，開府辟召，儀如三公，上復遣左中郎將祝耽授節，以增威重。并督交揚二州，委以東南，惟君所裁。雖周、召授分陜之任，不遠過也。交州殊遠，王塗未夷，夷民歸坿，大小受命，其郡縣長吏有缺，皆來請之。君權為選置，以安荒裔，輒別上聞。齊桓遷邢封衛之義也。

武功既亢，廣開廱泮，設俎豆，陳罍彝，親行鄉射，躋彼公堂。篤志好學，吏民子弟，受學之徒，蓋以千計。洪生巨儒，朝夕講誨，闇闇如也。雖洙泗之間，學者所集，方之蔑如也。深愍末學，遠本離質，乃令諸儒，改定五經章句。刪剟浮辭，芟除煩重，贊之者用力少，而探微知機者多。又求遺書，寫還新者，留其故本。于是古典舊籍必集州閭，及延見武將文吏，教令溫雅，禮接優隆，言不及軍旅之事，辭不逮官曹之文。上論《三墳》、《八索》之典，下陳輔世忠義之方。內剛如秋霜，外柔如春陽。不伐其善，不有其庸。如彼川流，每往滋通，可謂道理丕才，命世希有者已。

仁者（壽）宜享（胡考）〔鮐耇〕，昊天不弔，年六十有七，建安十三年八月遘疾隕薨。耕夫罷耜，織女投杼，老幼哀號，若喪父母，時道路艱險，留墳州土，轉移歸葬。父勉其子，妻勉其夫，欲共扶送，至于鄉里，南陽太守樂鄉亭侯旻思等言，及志在州里者。自各發卒，具送靈柩之資，子授徵拜五官中郎將，乃疏上請歸本縣葬。見聽許。太和二年，葬于先塋。于是故臣懼淪休伐，以為申伯甫侯之翼周室，受輅車、乘馬、玄袞、赤舄之賜。詩人詠功，列于《大雅》，至今不朽，況乎將軍牧二州歷二紀，功載王府，賜命優備。賴而生者，毓子孕孫，能不歌歎。

乃作頌曰：猗歟將軍，膺期挺（生）〔真〕。桓桓其武，溫溫其仁，初翰千里，允顯使臣，幕府禮命，集于北軍，督齊禁旅，如羆如熊，眷然南顧，綏我荊衡。將軍之來，民安物豐，江湖交壤，刑清國興，《蔽芾》《甘棠》，召伯聽訟，周人勿剪，我賴其禎。欲報之德，胡不億年，如何殂逝，孤棄萬民。鐫勒墓石，以紀洪勳，昭示來世，垂芳後昆。